

窗外 已是九月



30:1

本

〔苏〕米拉·斯米尔诺娃 著
周 泽 昌 译

I512.45
30:1

〔苏〕米拉·斯米尔诺娃 著 周泽昌 译

窗外已是九月



花城出版社



Z019186

047101

封面设计 杨白子
责任编辑 黄伟经
徐庆宜

窗外已是九月

〔苏〕米拉·斯米尔诺娃著

周泽昌 译

*

花城出版社出版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25印张 1插页 140,000字

1983年6月第1版 1983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5,600册

书号 10261·277 定价 0.61元

本书主要人物

薇拉·瓦西里耶芙娜——别称 薇露霞、薇洛契卡，女朗诵演员。

巴维尔·安德列耶维奇——别称 巴甫鲁沙，化学家，薇拉的丈夫。

丹吉雅娜·巴甫洛夫娜——别称 丹尼娅、丹尼卡、丹纽莎，丹纽什卡、丹契扬尼舍，薇拉的女儿。

别佳——别称 别契卡，薇拉的儿子。

依琳娜——薇拉的母亲。

瓦西里——别称 瓦夏、瓦胜卡，冶金厂总工程师，薇拉的父亲。

格列布·谢尔盖耶维奇——造船厂总工程师，薇拉的男友。

丽季雅·格里哥莉耶芙娜——别称 丽达、丽杜莎、丽朵克，巴维尔的女友。

米哈依尔·阿列克赛耶维奇——别称 梅特尔、米申卡，薇拉的导师。

弗拉德连·尼古拉耶维奇——别称 弗拉季克，后期给薇拉指定的导演。

塔米拉——别称 塔穆西卡、穆西卡、穆西娅，薇拉的同学。

尼基塔·默·柯士忒列夫——别称 基特，丹尼娅的丈夫。

波利亚·利亚霍夫——别称 波尔卡，丹尼娅的同学。

冬日短暂，倏忽暮色苍茫了。如今还不到严冬季节——湿漉漉的雪花飞降，融化，并在脚下变成一滩泥泞。站台幽暗，列车灰浊、阴沉，与薇拉·瓦西里耶芙娜坐惯了的那些华丽的“名牌”列车迥然不同。她登上车厢，趁列车员检票的时候环顾四周：车厢陈旧，显然是从长途线路上吊销后调拨到这条远郊线上来的。

薇拉·瓦西里耶芙娜走进卧铺单间，把麝香鼠皮短大衣抖了抖，挂起来，脱下高统靴，穿上便鞋，往硬席卧铺上一坐，顿时感到奇怪：往哪儿瞎跑？干吗去？

今天上午办公室主任来电话，先问了一下她身体情况，然后要她去北郊的一个古镇演出三场，他没说是单独演出，只是告诉她下午六点就要动身。她不假思索地同意了。看来办公室主任原先准备对她做些说服工作，这样一来，就转而热情地向她致谢了，夸她能招之即来，“值得青年人学习”，请她下午两点去取车票和证明。

挂上听筒后，她立即明白过来：之所以找她是因为该去的人病了，或是要去更为重要的另一演出点。近年来已经习惯了委屈感和受辱感向她袭来。她想立即打电话去拒绝演出，借口有急事要办，刚才通电话时忘了——她有什么事？谁相信？——但突然间她却很想从自己那种慢条斯理的、舒适而又空虚的生活里挣脱出来，再次单独出现在演出厅里，

哪怕两天也好，兴许这能恢复已经丧失了的信心和愿望，于是她对自己吆喝了一声：“就 那 么 大 的 委 屈 ？！ 别 任 性 了！ 应 承 了 的 事 就 要 去 办！”

由于听到自己的嗓音还很甜美、嘹亮，她突然变得心平气和了。她当真对自己下达了命令：“注意！该带的东西千万别忘了。”随即拖出皮箱，有条不紊地收拾起行装来。

可是眼下在这昏暗的单间里，她感到如此的孤独和苦恼，想通过并非个人专场的三场演出使其生活有所改变的希望是如此的荒诞，她思家之情是如此之切，迫使她不得不重新用“别任性”来约束自己。

“别任性！”——经常回荡在她住宅里的这句话好象已成了她目前生活中的座右铭。这种生活哪能称之为生活呢？只不过是吃饭睡觉、苟且偷生、苟延残喘而已。“别任性”强迫她按时起床，作操，保持整洁，买菜做饭，用昂扬的嗓音回答稀有的电话。“别任性”经常是在说过“我出什么事了？怎么会出这种事呢？”之后说的。

她全部心思都集中于努力弄清上面这两个问题，找出自己错误的根源——她觉得，在很多方面她是咎由自取——并在想通以后，来一个“急转弯”。可是，只要想到这里，所有使她感到屈辱的事情——确有其事的也好，无中生有的也好——一齐浮现在她面前，她的思想不由自主地绕着它们兜圈子——它们把她从有过错变成牺牲品，从而引起了她深切的自怜，并对那些欺侮她说出一连串辛辣的责难之词，虽然这些话他们永远听不到。

她五十出头，刚刚出头，可总是年过半百了吧。当然，不能说是风华正茂，但也不能说成日薄西山。看起来她要年青

得多：她动作灵巧、轻捷，身体健康，而且……不需要任何人。七、八年前她还觉得自己是一个热闹的大家庭的中心，她有一份喜爱的工作。工作虽没有让她赢得荣誉称号——这还达不到——却使她颇有名气。杂务和操心事干扰不了她白天的日程，只占用她晚上的一些时间；睡上四、五个钟头，她便一跃而起，精神抖擞，头脑清醒，满怀喜悦地投身于新的一天。电话铃声成天不断，多少人需要她呀！“什么？什么时候？在哪儿？”“忙得站都站不住……”“一两分钟吧……”这类话甚至成了她在电话里的惯用语。可是这一切都不知不觉地、逐渐地逝去了，就象水渗进了看不见的地缝那样流失了。

这是从哪儿开始的呢？

真是一帆风顺，万事如意！当年她精力充沛，随时随地都在工作：在没完没了的家务劳动中、在街上、在电车上她总在心默口念即将演出的朗诵词，努力吃透精神，领会实质，抓住作品中主人翁的心情，寻求不落俗套的“语调”；只有在遇到吃惊的眼神时，她才停下来。显然，她那不断启闭的嘴唇，神情激动的面孔，可能还有那脱口而出的台词给了人们一种奇怪的印象。一天，一个年青人抓住她的衣袖简直把她从汽车轮下拉出来，说：“你发疯了！往哪儿钻！”人们围拢来，吆喝她，可她的心还“在”敖德萨，嘴里哼着帕乌斯托夫斯基^①《豪迈》一诗中老路灯工人唱的小调：

① 康士坦丁·格奥尔基耶维奇·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1968）是俄罗斯作家。——译者

路灯亮堂，星星无光，
无需星星高悬天上。
心花怒放，其乐无穷，
大伙不用呆在暗中。

当时她连害怕都来不及。但这次事件后，每当通过十字路口时，她都要说声“注意！”另一次在厨房做饭，她想起了《努林伯爵》^①中的娜塔莉娅·帕芙诺芙娜，便放声朗诵起来：

……四轮马车就在那边，
快快引它驶入庭院，
还请老爷午餐见面。
老爷到底是死是活，
前去问个清楚明白。

这时她体会到女主人公又惊又喜的心境，感到无比兴奋。本来应把汤汁掺进给孩子们煮的羹里，结果却咕咚一声把一个土豆丢了进去。从此以后在厨房干活时她也会提醒自己注意。

起先她和别人合演节目，时间为十五至二十分钟；两年

① 《努林伯爵》是俄国诗人阿·谢·普希金（1799—1837）写的一篇叙事诗。下文引的是娜塔莉娅看见努林伯爵的马车在她家附近翻倒后对仆人们说的一段话。——译者

后让她单人上场，工资也增加了；又过了三年就让她包演整场晚会节目了。

那时她是多么如饥似渴呀！古典作品读了又读，新书新刊抓到就看。收集、剪辑、构思、编写。一年编出三、四个节目，讨论中每个节目都被看成是新的创作成果。给她发高薪，出专场海报。她到全国各地去作专场演出，到处都受到殷勤的接待。

那时她身材高挑，体态轻盈，明眸皓齿，见她捷步登台，人们的神经就象触电一样，只要她一出现，立即满场掌声雷动。她亭亭玉立，全神贯注，生怕破坏甜滋滋的激越的心情。等到掌声一落，她随即启唇朗诵。她嗓音嘹亮、柔和，吐字清晰，激情洋溢，富有通常称之为魅力的吸引力和感染力。几乎每场演出都是台上台下心意相通，全场鸦雀无声，这种肃静比之任何欢呼喝采更为珍贵。

她喜欢旅行演出，到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里逛街，把市容端详一番，细察各地的风土人情，似乎到处都大同小异。所到之处她唯一熟悉的就是她本人的海报——海报的左上角有她的照片。

她喜爱住宾馆套房，享受公费接待的舒适，喜欢食堂的美餐以及没有家务羁身的生活，这种生活只服从于她的工作——这是摆在第一位的。演出结束后，她回到宾馆，感到因认真工作而产生的倦意，这时她喜欢往家里打电话，透过线路上的干扰杂音，越过几千公里，了解到家中最近的琐事：丹妮娅作文得了五分；放出去玩的别佳不知跑到哪儿去多待了一会，急得妈妈想给警察局打电话；还有她出发前给家里做好够吃几天的肉汤不知为什么发酸了。她还要笑着回答妈

妈，她没受凉，也没中毒，明天就要上火车了。只坐火车——可怜的妈妈对坐飞机怕得要死。

飞机、火车、汽车！人们，闪现在她所到之处的人们，邂逅相遇的旅伴。给她揭示了许多人生活内幕的短暂晤谈。

旅伴总是乐意把自己的情况告诉她，他们兴致勃勃，觉得自己见多识广，善于以情动人。可她却下意识地把自己的腔调、姿势和自己的所见装进“记忆仓库”里。

旅途上三教九流她全遇到过！一闭目沉思，就好象看见人们把她团团围住：有个集体农庄主席硬说“我们这个地球上最好的一点就是我那个农庄”，他吹得那么天花乱坠，使她真想去那里一趟。前不久发现一张写有他的地址的纸条，她还想：“是不是听他一番瞎吹就该去他那里一趟？”

有个搞地质的女人悲不自胜，晚上把薇拉哭醒了：原来她去野外作业的时候，她丈夫——一个外表庄重的医生——和一个女孩同居了，这个女孩“即使按照奥德萨的观点也得算作妓女”。虽然事情很惨，薇拉·瓦西里耶芙娜还是问她：“难道奥德萨另有一套行为标准？”但女地质工作者没有答理她，继续为丈夫的事痛哭，她丈夫又是高血压，又是心绞痛，女孩还要“勾引”他，可她却得离开，因为——“您也明白，这是工作嘛。”

还有个衣冠楚楚的捷克人，是出差的，回金色的布拉格去。他把小女儿、小别墅的照片摊在她面前。他对这里幅员之广和建设规模之大惊奇不已，但对这里缺乏应有的舒适极为不满。“房间里没有……洗澡设备！”

又有一个年青的大尉，是个边防哨所长，才一认识就告

诉她，一个星期以前妻子为他生了一对双胞胎——两个男孩，只好把他们留给丈母娘带，让他们跟姥姥过，等到“小乡巴佬”会走路再说。随后他拿出一瓶家里酿制的酒。于是她为“小乡巴佬”干了一杯。由于受到他那欢畅心情的感染，她暗暗地为他们的锦绣前程祝福。

还有……总是这样，只要闭目沉思、回忆，思绪就兜到这方面来了。

到底从何开始呢？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也许是从她的老导演退休后开始的。他是给“现代”这个词推倒而引退的。用“现代朗诵”、“现代音响”、“现代表演风格”这一类词作评论，能拔高任何一部作品……如果冠上一个“非”字，则可将其砍掉。薇拉·瓦西里耶芙娜懂得，所有出席的人都真诚地希望跟上时代的步伐；但为此要作些什么，则各执一词，因此争论得很激烈。争论的胜利者往往是一些较巧妙地玩弄那些意味深长的“深厚的生活土壤呀”、“人的自我表现呀”、“受伤的界限呀”等字眼的人。

她早已看出，聪明人、有才干的人善于用普通的、准确的词语揭示精微的意义。不具备这种天赋的人，则只能藏身在连篇空话的烟幕以及五光十色的各种“实用主义”、“无差别主义”等等之后。

导演通常同她坐在一起，咬着她的耳朵对这类发言进行评论：“薇露霞，他想干什么？真象乌鸦叫春，自己都不知所云”。有一次，他打断人家的发言，宣称现代精神毋庸置疑就是求实，所以，需要工作，而不是放空炮。遗憾的是，他不止发表了这一无可争辩的见解，他还“瞎闯”，他怒火中烧，把什么都混为一谈，用二十年代青年的身份责备今天的

青年人，把现代的生活与过去几十年的相比。对他的激昂的发言没有反应，既没人同他辩论，也没人反对。薇拉·瓦西里耶芙娜明白了，他们并不认真地看待他，对于这里在座的人来说，他已是昨天了。不久就请他光荣退休了。

他离职以后，上级给薇拉指定了一名毕业不久的年轻导演。在首次晤谈时她递上了一份自编的新节目文稿——取材于《战争与和平》^①有关娜塔莎·罗斯托娃这方面的。多年来薇拉几次动手编写：写了又放下，放下后又写，把全副精力都投放进去了，终于编成了分为上下篇的一份大型节目文稿，薇拉觉得还编得不错哩——一切都象是必要的、精采的。

导演看稿的时候，她仔细地打量他：看来，小伙子蛮不错，但干吗要弄得毛发蓬松？一脸大胡子，唇上两撇小髭——当时还挺新鲜。也许，这是为了显得庄重。如果把胡子剃掉，就是一张地道的娃娃脸。从方框眼镜后面投射出一瞥聪慧而又机警的目光。也许，她的地位和名声使他感到不安。真有意思，他们将会搞出什么名堂？他们在工作中能合拍吗？她下决心要忍让一些，随和一些，“压一压”刚性子。

导演看稿看了很久，薇拉·瓦西里耶芙娜不再盯住他，开始想起娜塔莎来了：她仿佛看见处在少女时期的娜塔莎很天真地钟情于包力斯·德鲁别兹考伊，似乎听见她对他说：“吻这个娃娃！”接着在薇拉头脑中出现的是：娜塔莎的第一次跳舞晚会……她与安德列·包尔康斯基的会见；他们相爱，订婚，离别。这时薇拉想起了书中的一段话：“不要走！

① 是俄国作家列·尼·托尔斯泰（1828—1910）的著名长篇小说。娜塔莎·罗斯托娃是该书的一位女主人公。——译者

……’听到她用这样的声调说话，他沉思起来，是不是真该留下来……”然后是安德列走后娜塔莎的离愁和生活情况……她与老公爵屈辱的会见……阿纳托尔·库拉金的出现……娜塔莎的奇耻大辱和生病……她与库拉金从莫斯科私奔……重见安德列——受伤的安德列，濒死的安德列……想到这里薇拉·瓦西里耶芙娜不禁以勉强能够听到的声音说着娜塔莎的话：“饶恕我已经做……了的……事！”——这一幕一幕的情景她看得如此真切，感受得如此深沉，以致她觉得此时此刻非把这个节目搞下去不可。她沉浸在这些思绪中，因而没察觉到导演已读完了节目稿，正以惊奇的目光注视着她。

“编得不错，”他含糊其词地说，“与原著完全吻合。可是……难道您真打算自己去朗诵？”他带着一种使人感到不快的惊奇问道。

“那又怎么样？！”薇拉也觉得惊奇起来。“要不为了朗诵我干吗编写？”

“娜塔莎是十三岁，十六岁，十八岁……到最后也只不过二十七、八岁……”

“这有什么……”薇拉正要往下说，马上又停下来，她明白了：“我老了……他认为我老了……”

这是她头一回想到她老了。她怎么都感觉不到自己上了年纪，她深信周围的人还是那样看待她。在街上，在商店里经常有人称呼她做“大姑娘”。

“您还能很好地工作，”他温和地说，“但这份材料已经……我怕您会落到引起误会的处境……”他和善地笑着，又加了一句：“您不见怪吧？”

“一点都不。我想一想吧。”她控制住自己，也含笑相答。

她不慌不忙地把稿子卷起来。导演向她保证要为她找“一幅鸿篇的材料”，她没有听他说，心平气和地走了。

可是当她一走上街头，就象失神一样不知跑去哪儿了。

这是四月间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日子。冰消雪化。她跑着，把街上水洼里的水溅得到处都是，把迎面来的行人推开。“还，已经”，“还，已经”，“还能够，已经不行”，这些字眼老在脑子里嗡嗡作响。她穿街跑巷，直到精疲力竭，才停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一双脚湿透了，她累得直想往开冻的灰色雪堆上躺下去。她看了看表，吓了一跳：早该在家里了——晚上还要演出哩！

* * *

火车开动了。显然，她真的是一个人走。从放下的上层铺位来看，冬季里的车厢是从不满座的。在与世隔绝的小天地——卧铺单间——里五个小时的孤栖！对这种情况过去她只会感到无比高兴，因为动身的前一天总是奔忙劳累得要命。务必把家里打理好以适应她长期外出的情况：检查孩子的衣物，缝缝洗洗，清扫住房，买足备用的食品，还要到处贴上“告示”。

在第一次出差之前，薇拉·瓦西里耶芙娜担心她走后家里会搞得乱七八糟，于是为孩子忙乎了一整天：闹钟上出现了一块硬纸皮，上面写着“给我上发条！”别佳床上悬着一块黑脚板，四周用红色字母写着：“站住！洗脚！”饭桌上的枝形吊灯架下垂挂着硬纸条：“吃完了？谁收拾？”煤气炉也在求情：“把我弄熄！”大门也在提醒出门的人：“检查一下，钥匙在哪里？”

丈夫和孩子（后来只有孩子）总是迎送她——这是一种

传统了。他们和她一拥而上，进到卧铺单间。他们一定要知道，她的座位怎样，和什么人在一起；塞给她准备好的小礼物：巧克力、苹果、新杂志。信往哪个邮局寄，什么时候等她的消息——这些事没完没了地得讲上十来次。

今天她想说出“我走了”的话都无人可对。谁也没注意到她离此他去，谁也不等她回来；即使她不再回来，也不会有人发现而去寻找——也许有哪个老女友担心起来，怎么打给她的电话总是没有人接……

薇拉·瓦西里耶芙娜开始感到痛苦不堪，她不得不再次控制自己的情绪：“别哭！还没哭够！”为了转移注意力，她立即戴上眼镜，把朗诵文稿取出来。

近来，她那好极了的职业记忆力开始为难她了。不久前出了一桩可怕的事故。她被派到一个小型俱乐部去朗诵普希金的作品，以配合一次论述普希金创作的讲演。当有人作完了关于《波里士·戈杜诺夫》^①的讲演后，她开始朗诵不知朗诵过多少次的《喷泉旁的一幕》^②。最初朗诵得很好，热情洋溢，在内心里她清清楚楚地看见星光灿烂的夜空、花园、喷泉。她朗诵冒名人的独白直到：

“这就是你？

我看到的是你——

① 普希金写的一个诗体历史悲剧。——译者

② 即《波里士·戈杜诺夫》剧中《夜、花园、喷泉》场，该场描写冒名为季米特里太子的修士（即下文的冒名人）与玛琳娜在喷泉旁的约会。

——译者

单独与我相偎依……”

下一句应该是：

“在静夜笼罩的大地？”

可她却忘得一千二净！她突然感到全身燥热，心慌意乱地重复“单独与我相偎依……”在毫无办法的情况下她贸然进出了一句：

“在月光下的大地”……

凑合着朗诵完。

这个“在月光下”已成了她的切肤之痛。现在每逢上演节目她都强迫自己对着稿本通读全文，“接通”视觉记忆这条线。

薇拉·瓦西里耶芙娜一打开文件夹便知道她没法读，太暗了。过去她的视力多好呀！人家说她可以当舰艏瞭望员。是呀……现在随时随地总是有点什么事提醒她，老年正日益临近，使她觉得不牢靠，缺乏防护力。过去似乎觉得“老”与她无缘，她储备着满腔精力，使她直到生命最后一息总是青春长驻，刚强有力，工作有方，为大家所需要。一旦长出白发，显露皱纹——也算不了什么，这纯粹是外部标志，她的内体还是和过去一样。然而结果正好相反——“外部标志”相对的还算好，而内部状态却在“对一切我都厌透了！我真活得不耐烦了！”这些话中表现出来。她时不时发作一次——在房里跑来跑去，发出“讨厌！烦透了！我不想！我不能这样！”的呻吟。然后再来一个循环：“我出什么事了？怎么会出这种事呢？”重又思绪万千，委屈感纷至沓来。

……火车走得很慢，经常在小站停下来。时间伸延，无穷无尽。薇拉收起脚，搁在凳上，身子紧贴住角落头，闭上眼睛。想起当前自己的生活，简直忍受不了。为了摆脱思想上的压抑感，她尽量回首往事，当年她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风华正茂，前程似锦……

* * *

薇拉·瓦西里耶芙娜是在大学最后一年结婚的。那天戏剧学院举行除夕晚会。演完了令人发笑的讽刺节目后开始跳舞。有人把一位结实的高个子青年领到她身旁，那位青年就请她跳舞。他跳得不好，觉得很不好意思，除了说“请原谅”以外，什么也没再说。可是薇拉·瓦西里耶芙娜（当时还叫薇洛契卡——这是多久以前的事啊！）却喜欢他。后来她才懂得，她之所以喜欢他是因为他和她周围的小伙子不一样，那些小伙子自信、多嘴、对什么事都热情迸发。

晚会结束的时候，巴维尔走来送她回家。那是一个真正的除夕之夜，下着雪，不算很冷。他们在静悄悄的市里走着，他觉得很不好意思，以致怕挎上她的胳膊。原来他是学化学的研究生，住在宿舍，这次偶然来到了她们的晚会上。此后每天课后他都来与她会面，有时在学院正门附近长时间地散步，连前厅也不进。他和原先一样沉默寡言、腼腆拘束，只不过用兴高采烈的眼神望着她，对她喋喋不休的谈话——她说起来一人顶俩——则报以宽厚和善的微笑。

“你干吗这么喜气洋洋的？”她说东道西的时候 间或插上一句问话。

“我闷得慌……很高兴……”他好不容易挤出一句。

“你也说点什么吧！”她紧迫着他说。